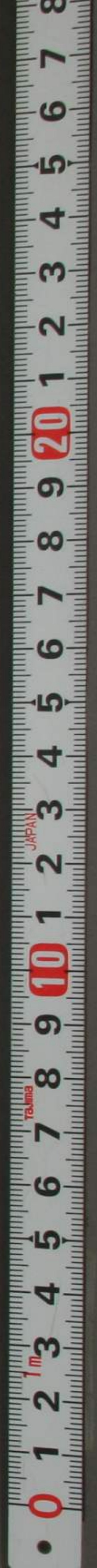


東漢演義

參四

遠21  
2649  
16-12



門入遠21  
號 2649  
卷 16-12

新刻劔嘯閣東漢演義評卷之三

紫微躍奔求名將

却說光武會集諸將議曰若此久困於城何時得解鄧禹  
 曰主公可引姚期馬武杜貌岑彭四員勇將二百雄兵往  
 江夏劉嘉劉隆處求救借兵此二人亦係漢室宗枝因王  
 莽篡國號為銅馬賊號漢為賊漢臣將知何主公若到彼必相扶其復仇恨若求  
 得數萬軍來昆陽可解矣光武曰難出此圍禹曰臣有一  
 許使主公安然可出光武曰敢問何計禹曰臣領眾軍開  
 西門劫寨主公往南門出走使彼不疑光武依其言令軍  
 卒各披盔甲上馬至夜三更引四將領軍二百從南門而



出鄧禹引李通堅譚鄧曄傳俊等領軍五百開西門虎劫  
王尋之寨門外金鼓喧天喊聲震地驚起王兵悉奔西門  
搦戰四將保出光武而去鄧禹等殺至天明王兵大敗急  
令鳴金收軍入城緊把却說光武出城約行二寸餘里忽  
聽山後鼓角喧天軍兵湧出遙望當頭一將身披皂袍鎖  
子甲頭頂雉尾白銀盔手提昆吾寶劍坐下抱月烏騅姚  
光武遇茂時年山十餘矣史稱其寬仁恭愛有循吏風  
期四將各執鎗刀排列陣勢立等拒敵其將飛奔至近望  
詔以茂為太傅封德侯  
光武慌忙下馬拜伏於地光武視之乃老將卓茂也携起  
問曰汝何至此茂曰臣於小長安聞主公昆陽受困徑出  
江夏求兵救援主公何幸得遇於此光武大喜再問長安

更始若何茂曰更始皇帝被八名賊臣百般欺侮萬計相  
戕行不仁之事禍亂朝廷光武聽罷目眙長安頓然淚下  
而歎曰莫非劉朝不合興創故使賊臣操柄顛亂朝綱馬  
武勸曰主公於途中少懷憂悶且奔前行卓茂曰主公今  
將何往光武忍淚而言曰往江夏求借救兵以解昆陽之  
急卓茂遂與同往行至其城下馬令人報知劉嘉劉隆等  
慌忙出迎接入衙內施禮各叙宗祖之情乃光武之姪也  
二人頓首再拜光武携起依序而坐二人謂曰敢問皇叔  
此來必有奇幹光武曰為賊臣王莽侵謀漢室剪滅劉氏  
宗枝秀起三軍于白水立聖公於宛城欲恢先朝之業以

復平帝之仇，奈王莽勢大，難與拒敵。故此昆陽敗困，不能脫釋。特於姪處求借雄兵數萬，以濟燃眉之急。倘破王莽，復成基業，公等皆不失乎王爵之位。而慰祖宗地下之望。姪意若何？劉嘉曰：姪有數萬之軍，未曾操練，恐難為用。待姪明日親自教演，即與皇叔應用。至次日天曉，點集眾兵，重於場上練習。有首將宋禮出曰：大王不可輕動軍兵，自家尚恐力有不贍，奚暇為他人救援去？若獲勝，彼得成功，創業倘有一失，豈不自傷害哉？言罷，閃出一將，大喝一聲，而罵曰：匹夫小卒，安敢違慢軍情！遂拔劍一砍，頭落於地。光武大驚，視之，乃劉隆也。誠眾將俱不敢言。有詩為証：

袞袞青雲塞要津，已聞聖主用賢臣。奸邪不識英雄漢，故向軍前自殞身。

列宿紛臨助聖君

却說劉隆斬却宋禮，奮怒騰騰，就欲起兵前往。忽聽城外炮响一聲，軍如虎奔，俱頂重盔，堅甲執短戟，長鎗當頭。一將面紅鬚黑，膀闊腰長，身披紅錦袍，腰繫絲蠻帶，手執降魔杵，坐下燕色馬，湧身若箭，舉步如飛。光武觀着，甚有驚懼之心。岑彭急扯昆吾劍，馬武忙執青銅刀，姚期搭上雕翎箭，杜貌持起搦神鎗，列於教場，待臨陣敵。其將至近，望光武忙奔下馬，拜伏於堦。光武携起問曰：將軍何姓？答曰：

小將紀敞是也。聞主公昆陽戰敗，特引部軍五百，接助除  
奸，不意幸逢於是。光武大喜，遂令同往。是日起軍，劉嘉守  
江夏，劉隆引五百人馬與光武等，即行前奔數日，奈糧艸  
缺行其道，故如是乎。缺乏，光武令人往街糴，買忽人報曰：「此處糧食都被兩員  
大將收貯，村西山下屯營立寨，買馬招軍，將軍可往彼處  
求買。」光武遂領眾軍齊往，至其寨門，見兩員大將正於教  
場練習，一人身披紅錦袍，金鎖甲，頭頂白銀盔，玉鳳纓，手  
提丈八矛，坐下胭脂赤馬；一人身披白羅袍，白銀甲，頭頂  
金煉盔，纓雉尾，使着方天戟，坐下銀鬃馬。騎兵步卒個個  
精強，光武熟視，心中暗喜，思再得此二將，可解賊兵，有人

報知二將，急出問曰：「何方將士到此，甚幹？」馬武曰：「非敢擅  
踏將軍之所，奈漢皇劉主戰敗昆陽，向江夏借兵於此，缺  
按買復之在出漢中王嘉漢中王既克延、褒、有衆數萬、校、烏、買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其歸秀嘉曰脚言人非、乏糧食，敢告將軍回買多少，以濟急用。」答曰：「莫非劉族文  
叔乎？」光武出應之曰：「然也。」二人聽罷，慌忙下馬拜伏於地。  
吾在也。大司馬在河北，忍能相用，乃存于秀，秀以為將光武下馬，携起問曰：「二將軍何姓？」答曰：「臣乃賈復、臧宮是  
事是秀為司馬，狗、河北之時，善見陽也。也。聞主公昆陽受困，臣於此處積艸屯糧相助，遂請入寨，  
大設宴會，有詩為証：

鐵衣數載枕寒戈，今日筵間暫樂歌。  
聖代中興賴公等，洗兵須為挽天河。

摠評

劉隆雖有一段激烈之氣，然行兵大是鹵莽，設無賈滅二將之球，援且坐困矣。

拖腸累戰，心無懼。

是日賈復等拔寨起軍，同光武至昆陽城南，灘水下寨。光武曰：「誰人敢往城內下書報知鄧禹？」賈復出曰：「小將願往。」光武遂將文書付與賈復，接之藏於箭袋。上馬飛行，殺至城下，叫上開門。鄧禹登城問曰：「汝何將士？」復曰：「吾乃光武部下降將，是賈復也。」禹曰：「有書來否？」復曰：「有。」遂開袋取，則不見矣。乃叫曰：「因陣中衝殺，不覺錯射去矣。」鄧禹曰：「既無文約，則難奉命。」復思無奈，勒馬再回，殺至陣中，圍軍把卒。

若浪衝波，兩開奔散。復衝出陣，至寨見光武，言訖前事。光武又將文約付與復，接遂藏于懷。上馬復出，衝入其陣，不覺王林藏于軍中，暗筭一鎗，刺中左脇。賈復力戰，不知疼痛，殺至城下，叫門。上接書，遂兜弓帶箭射入城去。鄧禹卽令開門，接入見復被傷，驚而言曰：「公露腸矣。」復垂首視之，果出顏色不異。禹急令人托入，親以東帛裹札。復曰：「軍師急付文約與吾。」回報禹曰：「將軍帶此重傷，姑安養疾，待吾別差人去。」復曰：「無妨，還欲斬除此賊，以顯陣上之名。」禹見堅不肯停，遂將回書付與復，接飛身上馬。鄧禹登城，擂鼓助壯，其威復殺入陣，又遇王林當住二人，交馬戰不兩合。

被賈復一鎗刺於馬下，衆軍各逃奔散。復遂衝出其圍，至寨見光武，具告前事。光武視之大驚，頓覺雙眸淚下，扶入寨中，仰天祝曰：「劉秀舉兵復業，得此將相助，今被賊子所侵，帶傷回寨。若果合誅王莽，以從衆望，願教此將早得安康，祝罷解下，裹鼠以手徐徐按入，用藥護傷，謂復曰：『將軍爲吾解急，懼人大災，倘若太平之後，或我男汝女，我女汝男，誓結爲親，言罷扶歸養疾。』此名曰拖腸大戰，有詩爲証：憶昔昆陽大戰時，拖腸斬將世間稀。劉君誓結爲親約，永與山河壯帝居。」

斬首堆橫氣愈雄

次日光武引軍至昆陽，入城。王邑巨無霸領兵攔住光武，曰：「小寇還不退兵，尚敢搦戰。今日陣前立斬汝等。」王邑大怒，曰：「白水反賊，敢言大話。」縱馬提刀直取漢將岑彭、馬武、杜貌、姚期、劉隆、臧宮、紀儻等，衝入其陣。巨無霸、王邑、廉丹、呂傲、李忠衆將一齊對廝，金鼓喧天，喊聲震地。城中鄧禹放出雄兵一千，猛將二十，外攻內掠。王軍大敗，殺得屍橫山積，血漲河流。巨無霸急將聚獸牌，敲動虎豹犀象一齊助陣。光武急領衆將殺開血路而走，正得通州軍卒運糧送至，一齊擁出城去。惟岑彭追殺王邑，趕出陣去，約行五里之遙，見嚴尤於山下路側，丟下王邑，且捉嚴尤，躍馬追

近不覺粧宅陷坑連人帶馬墮入其內此名陷虎之計也  
後詩爲証

將軍勇畧振天才跨海奔鯨躍浪開未識奸謀暗垂餌  
一鈎吞上釣魚臺

佞賊空謀囚漢將

却說嚴尤粧陷岑彭令大將以鈎拖出擲縛押至元帥寨  
中王尋大喜謂彭曰我王新室未有負汝何故反主降劉  
今命遭於吾手岑彭罵曰羣豚豎子詭計陷吾何足爲美  
王尋令將陷入囚車着末將李忠點兵三十押送高安見  
帝親斬李忠領軍星夜押出行經數日到一高山忽聽炮

响一聲坡後千軍閃出當頭一將金盔銀甲玉帶絳袍手  
提大捍刀身跨紅鬃馬黃旗上書着勅賜反國漢將蘇成  
大喝一聲攔住去路李忠出馬告曰元帥王尋着吾長安  
運取糧艸大王休得阻當蘇成曰汝乃王莽之軍忠曰然  
也蘇成聽是王軍提刀趕殺二馬相交戰不兩合李忠敗  
走蘇成不趕奪其囚軍往山而去至寨視之乃岑彭也遂  
解其縛扶出謂曰不想故人遭於賊子之手非吾遇此難  
脫其難彭曰多感大恩救拔雖結艸啣環以相報也有詩  
爲証

岑彭追戰墮王兵蘇將途逢救故人歛卒傷民無止息



皇圖竝立日同明

摠評

岑彭若不遇蘇成則昆陽之績何由建此天之巧作其緣以匡明主以救忠臣也

英雄勢逼反王軍

却說李忠引殘軍奔走長安入朝見帝奏曰小臣陷捉岑彭押至半途被勅賜反將蘇成奪去殺害軍兵臣不能抵敵故此敗還乞我王姑宥王莽聞奏大怒曰能捉不能堅押則有怠慢之心以欺主上喝令擒下處斬竇融急出奏曰蘇成世之勇將小可難敵用人之際不可損壞軍將乞

陛下仁宥帝准奏遂赦其罪再令押軍二十萬搬運糧艸送往寨門李忠謝恩出朝即起軍糧回寨行經數日至潁川山口遙望一隊軍馬飛奔趕來諛殺李忠惶惶無措至近視之乃岑彭領軍攔路李忠欲撞戰岑彭叫曰吾助王莽之時漢起白水其勢力極小吾與累戰長安終不能勝彼之敵今漢雖受困昆陽比於白水之戰力增萬倍將軍難與天違莫若棄王歸漢以全一世功名若不從願吾必奪糧將軍若空回營去王尋爲將不明兼此二理所壓必見處斬豈不功名兩失而身受辱哉願將軍思之李忠聽罷低首無言喟然歎曰非吾不能全忠實難與天意相違

東漢書言  
卷三  
遂下馬施禮將二十萬糧艸并衆軍馬悉歸順漢岑彭遂  
與蘇成引李忠軍馬護送入城光武迎接大喜謂彭曰因  
禍而反福也後有詩讚曰

赤心耿耿貫長虹百戰昆陽第一功奪輅及軍歸凱日  
揚鞭策馬氣豪雄

### 爭名奪利空呈表

却說王尋於寨中聽知李忠降漢急寫表文令呂傲質報  
朝廷呂傲上馬行經數日至長安入朝近臣奏知王莽言  
元帥王尋令人上表王莽宣至呂傲呈上

### 表曰

臣領陛下勅旨取拔昆陽克志勵精心懷惕惕日伏兵  
于西城夜整軍於北塞晨昏擊戰旦夕操戈殺將士於  
疆塲歿橫山積斬軍兵於塞野血漲河流蔽日愁天昏  
雲黑地因此數月之餘未能攻破臣等非不堅心圖治  
柰漢兵驍勇勢力難驅前者捉獲岑彭令末將李忠解  
送陛下親敵不意途逢賊子搶奪囚車以致功勞埋沒  
名譽掩藏又聞陛下着軍解糧濟臣之急亦被反將岑  
彭驅服李忠降漢根車艸輅俱奪入城使臣等衆軍束手  
無措今劉秀兵多食廣日益威名臣不辭萬罪敢瀆  
天顏願陛下再發大兵協同攻擊則妖人可破於旦夕

矣臣王尋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帝覽表讀罷大驚謂近臣曰若此之失如之奈何呂傲奏曰寨軍勞苦數月俱未蒙賞糧艸又被漢軍奪却衆皆失望恐一朝心變難以服之乞我主參詳帝聞奏傳旨令呂傲押送老牛膳羊往賽賞軍再起大軍二萬同往助擊呂傲謝恩出朝即點大兵押送老牛十萬膳羊十萬前行至昆陽山下一陣大風其羊皆化為石衆皆大驚再至西山河過老牛皆投入水衆將束手無言空回營寨而去後詩為証

國衰妖孽至勢敗禍相纏羊化為江石牛奔入渚淵

按其羊化之地後名曰羊石牛入冰之處今名曰牛潭皆自此始

創業興王遍事賢

却說光武與衆將議曰王兵雖弱不禁大敵有此妖人怪助何日可解重圍馮異曰主公勿慮臣舉一人可除妖害光武曰公舉何人異曰舊日漢臣馬忠之子馬援字文淵見為陳州太守能使硬鉄飛鎗遠過百步若得此人至日縱使妖牌聚獸其鎗可破牌碎妖亡則昆陽不戰而解矣光武同馮異上馬往陳州而去却說馬援正於廳堂理事

又武每于乘賢必親到其處雖僕僕不憚煩

手下杰勝稟曰府外有一先生來謁太守未敢擅入馬援出迎  
 乃師父嚴子陵也接入後堂施禮坐畢問曰師父來者何  
 意子陵曰大漢文叔昆陽受困不能解脫君肯救助王軍  
 必敗且文叔寬仁智士若與漢室之後決以重酬君意何  
 如援曰吾父原任漢臣既師父親至願往相扶正話之間  
 一陣風過見有紅光貫日子陵乃袖占一課謂援曰今日  
 午後文叔必至也馬援聽說即安排位次共子陵雙騎出  
 迎西門而去却說光武約行十數里之地遙望一簇人馬  
 擺道而來至近視之乃故人子陵也忙跳下馬施禮馬援  
 伏於光武之前光武問曰此何官長子陵曰吾弟子馬援

也光武聽罷忙近抱起謂曰以仰將軍未能一會援曰未  
 獲遠迎乞我主宥罪光武謂子陵曰秀經數年不能成就  
 漢業奈何治之子陵曰搏虎先投其食釣魚須備其餌君  
 若不有昆陽王軍百萬難破敵之今幸困守於城盡引其  
 兵攻襲若此之破大勢已去彼何能為取長安易於反掌  
 耳豈足憂哉言訖遂邀入城馬援急令設宴筵會三日馬  
 援點軍三千同光武等行至昆陽入城而去有詩為証  
 未入飛熊兆幕帷已求賢士拯時危雖無滅楚三英傑  
 也有陳平六出奇

明賢一舉妖人破

却說光武於昆陽城內聚集大軍十萬號為二十萬之多

問子陵曰師父可施何計破此急危子陵曰王尋兵按西

今天下邊方不雄安得如子陵者出而往之哉

門可令吳漢岑彭臧宮引軍一萬從東往渡濰水河劫寨

使彼不覺再令杜貌劉隆紀敞領軍一萬往北從西劫王

邑之寨使此二將不能出戰令賈復姚期領軍三千往西

山下埋伏令馬援領軍三千與巨無霸搦戰詐敗引至西

山舉旗為號四下伏兵併起一齊掩殺主公與馬武傅俊

卓茂引軍六萬乘勢後襲則無霸可擒矣光武大喜曰師

父雄才猶高呂望即令眾將各領大軍埋伏去訖却說王

尋令無霸領軍百萬為前隊王邑嚴尤領軍五十萬為中

隊王尋領軍二十萬為末隊至城下叫漢將出陣馬援出

馬身披青袍水銀甲頭頂雉纓白寶盔手提丈八鎗坐下

青鬃馬立於陣前罵曰妖邪賊子三合提汝顯我英雄無

霸曰無名賊子敢來對陣援曰吾漢朝歷代功臣陳州太

守馬援將軍是也無霸令廉丹出馬二人交不兩合廉丹

敗走無霸奮怒輪刀直取二人交戰十合馬援詐敗無霸

追近又戰三合馬援敗走引至西山下旗旛展處坡後伏

兵併起金鼓齊鳴喊聲叫殺姚期賈復二人兩邊攻挾無

霸困於垓心不能衝出姚期叫曰怪顏妖賊早下受降免

遭擒斬無霸大怒輪刀再戰姚期賈復馬援三人夾攻無

霸抵敵不住，拿起聚獸牌，正欲敲動，被馬援畧起飛鎗，大喝一聲，牌响鎗中碎，作火光飛散。姚期急扯弓望無霸腦後一箭化陣狼烟，而起黑雲，內昏濛不見。有詩為証：

萬甲藏胸壯氣昂，馬前一踴破天荒。飛鎗畧起狼煙散，害國妖人聚獸亡。

又言巨無霸詩曰：

力賽英雄項楚王，可憐一命喪昆陽。縱教聚獸能驅虎，豈敵垓前大會場。

勇將齊迎敵寇亡。

却說王尋王邑見殺敗，巨無霸急退兵回寨。姚期賈復馬

援促兵追趕，撞衝陣殺岑彭、臧宮、吳漢、杜貌、紀敞、劉隆等伏兵四起，擒捉王尋、光武。見勝急，引傅俊、馬武、卓茂大軍六萬合併，擊殺城中。鼓譟而出，內外合攻，喊呼戰殺聲動天地。王軍大潰，走者自相踐，伏屍百里。時大雷風作，屋瓦皆飛，雨傾如注，渰水漲河，號山中虎豹，足戰心驚。天為助，雨水為不流，士卒赴溺歿者數萬之餘。惟王邑嚴尤輕騎乘歿人渡水逃去。光武等盡獲其軍實，輜重盈甲珍寶，不勝其數。後有詩曰：

靄靄征雲蔽日光，天愁地泣鬼神藏。血流河漲屍山積，尤勝垓前困楚王。

總評

按鑑更始元年王尋百萬之軍被光武大破殺之於是關中聞知震恐海內豪傑響應皆殺王莽州府郡牧自稱將軍用大漢年號以待詔命續秀兄弟威名日盛昆陽巨鹿一戰成功真足令英雄動魄

敵破也知居士好

却說嚴子陵高士高上吾不如也解脫昆陽之難私奔出城潛入山中隱名避世

成功猶有故人思

是日光武收軍入城設宴會將賞勞諸軍惟不見子陵甚

懷憂切亦○是○子○陵○知○止○范○仲○淹○謂○微○光○武○無○以○成○子○陵○之○高○微○鄧禹曰主公少慮子陵素愛隱樂不求聞達今為

主公解除急難喜不自勝必歸山避世去也可暫舍之光子陵無以見光武之大名言也

武從勸遂寫表文令人申奏更始

表曰

昔高皇創業徒步布衣仗三尺劍而安天下則有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謀而楚竟莫能與之爭也不意吕后專權操機設變斬忠臣而戕骨肉則天下幾乎息矣幸文帝頗聞善政繼續江山傳至平皇賊臣握柄奪其位而弒其身殞其名而滅其姓蓋為昏蒙弱甚不能制理奸謀使祖宗萬載洪基一旦墮於莽賊天下紛紛生民

塗炭秀幸存於白水起集義兵效文王聘姜渭水竊高祖拜將郊壇畧服南陽少安兵甲遂立陛下為君以嗣先王之業庶不失乎天下之望而有利於社稷之福今尚寇害未除安危難一願陛下亦宜勵精圖治刻志於朝納直去奸參謀決畧務致太平則臣等之萬幸矣諒陛下聖德仁威不勞臣慮今秀昆陽擊拔旦夕操戈久困寇攘之圍不能施征脫釋城糧罄盡兵卒饑亡感上天垂恤孤窮幸濟危途之急頓使陽回幽谷枯木生梯畧集眾兵銳精日益破無霸於西山斬王尋於北野雷之○也風大作雨注成河趕王邑嚴尤輕騎渡走驅廉丹呂傲

溺水淹亡○說○得○梁○也虎豹山崖戰股感平坡水亦不流聲震天關威鳴地府秀苟全一勝畧獲娛情皆陛下仁恩所被而致臣等之幸也臣秀誠惶誠恐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更始覽表讀罷大喜欲飛詔加封劉秀功勞時八名賊臣朱鮪等見秀表奏大獲勝功乃私相議曰今劉秀兄弟掌握兵權每讀史至此等處真令七後皆監威名日盛恐聖上寵他之能厭吾之薄莫若囑帝除之使吾等得為重用眾皆然之遂私入後殿見帝陰讒其事更始聽罷沉吟不敢形發卻將劉稷聞之立起怒曰更始何不仁也伯升兄弟為此東征西討北伐南攻受盡



身漢漢事論 卷三  
百千汗馬之勞圖成大事又推義讓之心推居帝位今汝  
安平宴享彼其士卒之身而返言欲害之是何理耶更始  
聞言即宣劉稷至殿喝令擒下斬首不容再語劉續急上  
奏曰陛下且止今王莽未除不可先壞已將恐衆士異心  
難同舉畧乞陛下仁宥朱鮪在傍譖曰陛下斬者尤當今  
劉續兵威勢大與稷同謀欲奪陛下之權就彼兄弟之職  
陛下可將二人除之以絕身邊之患更始准奏令將續稷  
一同斬首武士得令搬下金階劉續仰天歎曰今吾大事  
已成恨未能掃除內賊以清國政則雖死而無憾矣言罷  
引頸受刃有詩爲証

威名凜凜震華夷四海來蘇望義旗一旦命罹奸佞手  
恐聲抱恨殞丹墀

摠評

君側有佞臣則邊將無功千古同慨獨惜伯升兄弟以  
血戰成功反爲昏主所害恨不能借尚方劍斬佞臣頭  
一腔熱血正不知洒向何地也

智士規宏終大器

却說光武於昆陽聞知兄續被賊臣朱鮪譖殺頓使魂飛  
氣絕悶倒於地衆將急救多時方醒放聲大哭曰吾兄威  
揚四海聲震京華不意遭賊子所害失我羣行衆將聞悲

俱各掩泣。是日光武思兄被害，坐臥不安。即起軍馳詣宛城。安服更始。諸州官屬悉出接迎。秀端容勵色，不與交接。私語眾皆畏服。及至朝見更始，和顏悅色，低聲相應。未嘗以取伐昆陽之功為念。亦未以兄之見害為懷。孝服不施，喪哀不舉。言談飲食，坐笑如常。惟枕席之上，則有涕泣而已。更始見其寬洪如此，大慙而愧之。遂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仁主之心，於此可見。

小人狹隘豈成才

却說王邑嚴尤，走至長安入朝。見帝泣而言曰：「臣該萬歎，圍守昆陽被嚴子陵設計引馬援數將，能使飛鎗打破聚獸牌，殺歾先鋒，無霸斬却元帥王尋，不覺雷風迅作，雨下成河。將卒軍兵悉遭滄溺。惟臣等乘歾人渡水，幸脫殘生。乞陛下將何禦治？」王莽聞說，心驚足戰，無計可施。乃長歎曰：「吾起大軍百萬，擬立成功，豈料敗於妖人之手，而致有今日之憂哉！」頓足捶胸，吁嗟不已。退朝悶坐，若醉若痴。終日不能進食，但以魚鮓酒啗而已。玩讀兵書，亦無精意。倦困昏傭，憑几伏寐，不復安於枕席。而有時惕之惶，有詩為証。

默默無言欲斷魂，  
捶胸跌足懶傾樽。  
當時恨不回頭早，  
今日應知有此輩。

聞風競順歸仁里

却說光武起軍攻拔長安以鄧禹為元帥岑彭姚期為先鋒馬武杜貌為左右使是日統領大軍十萬戰將百員炮响一聲齊擁上馬出城旌旗蔽日塵土遮天約行數里忽前一陣軍兵飛躍走近當頭二將真有風行草偃之勢望光武忙奔下馬伏呼萬歲光武曰汝等何方將士答曰臣乃成紀隗囂周宗是也聞主公舉兵滅寇小臣二將先破隴西武都二郡帶領部軍十萬特來迎接乞主公納用光武大喜遂封二將為左右引駕師二人謝恩上馬前引却說茂陵公孫述聞漢兵臨聚大軍於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前來迎秀

至武關欲攻關上三輔將鄧曄于匡二人知漢兵至急開關門迎入於是諸州郡縣不征自降各稱漢將應接獻貢糧者難悉其數至潼關未聞獻接鄧禹掃下戰書令將射入關上

書曰

禹聞秦朝失政賊子當權蓋以斯高二佐之奸而致扶蘇非命之歎是天之所以速秦之滅也今奸臣王莽弑戮平皇奪其帝位自尊苛法復興天下蒼生失望士卒罹災以致旱澇不均賊荒競起今吾主劉秀聖智明君德澤高沾於四海仁風遠播於羣方畧集義兵起居白

水欲爲先王雪恨。黎庶清憂。感天神之祐助。賴將士之匡扶。掠郡攻城。望風什偃。殺蘇雄於泚水。斬王將于昆陽。諸縣官軍。悉稱漢應。今武關已下。潼豈能存。如書到日。早省開降。莫待火急。燃眉悔思晚矣。大漢元帥鄧禹謹書

把關首將接書讀罷。三思而歎曰。非吾不能全忠。乃天意也。人豈違哉。遂令軍卒開門。親出關外迎接。望光武伏於馬前。告曰。小將接遲。罪該萬死。乞主公恩宥。光武大喜。問曰。汝何姓名。答曰。小將祭遵是也。言罷。請入關中。安下軍馬。有詩爲証。

皂蓋朱幡擁翠貂。風威肅州動中。沃河未挽兵先洗。

城郭咸歸將已饒。

總評

按更始遣入關者王匡。申屠建。開關迎建者。所人鄧曄。光武未嘗先入關。祭遵已久爲光武軍市令。未嘗開關納降。此何以說耶。

雪耻爭迎掃賊奸

却說王莽設朝會。衆文武正議敗兵之事。忽大使奏曰。我主事急。祭遵把守潼關。獻降劉秀。兵馬都入關下寨。乞陛下早發兵禦。莫待臨城難與攻。掠王莽聞奏。大驚。急令蘇

獻為元帥，邳彤為先鋒，盡起御林大軍二十萬，名將數十

王匡攻陷洛陽，申屠餒入武關，三熹震動，孝平皇后自

員御駕親征，出城至長樂坡屯駐，却說光武知王莽兵至

挾莽避火，宣室前殿，隨斗柄而坐，是夜身首遂分，未嘗

急引大軍出坡對陣，王莽出馬謂光武曰：秦傳漢漢傳王

與光武見陣，却士而不納，以負敵同王莽至此度自

天數然也，非吾霸奪子若肯罷戰，休兵，即指潼關為界，東

悔皮相之失人

屬劉氏西屬王朝，立為兩國，何不可乎？光武曰：若欲和兵

兩國，除有平帝子嬰并劉氏三千餘口，活却還我，即時罷

戰。馬武出曰：王莽反賊，記得教場演試，嗔嫌醜漢，馬武將

軍，否？王莽怒而叫曰：誰拿醜漢？邳彤應聲而出，手提方天

戟，坐下雪蹄馬，立於陣前，大叫言曰：汝縱有拔山之力，過

天之勢，今日斷欲拿汝，以復王尋之仇。馬武大怒，躍馬輪

刀，直取邳彤，二人交鋒，敵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王莽軍

中急令王瞻、李順、孫通、高密、李建、李顏、宗上卿、王煥、王武

一助戰。九將聽旨，飛奔入陣。光武見王軍助陣，亦令姚期

陳俊、劉隆、傅俊、朱祐、馮異、岑彭、祭遵、景丹、王常等一齊混

戰。王軍大敗，岑彭活捉蘇獻，王莽撥回馬走。光武引兵追

趕王莽入城，令卒緊閉光武眾將一齊圍上。九月戊申，城

王者第一要者

內竇融獻開宣平西門，迎接漢兵。光武傳令不許傷害百

姓，如違者即斬。眾將肅然而走，毫無干犯。邳彤知軍入城

急領東宮王禹開東門走。訖，光武眾軍放火燒着午門及

未央宮，搜王莽家屬，皇親國戚盡皆誅戮，惟不見王莽。光

武傳令曉諭百姓如有隱藏王莽者九族皆誅有拿獲送

獻者千金賞賜許令諸人入宮搜捉時有客人姓吳被王

莽罰錢賞軍不能還家聽得旨諭許人民共搜即提菜刀

一把尋入東宮而去却說王莽見火連內禁急至宣室旋

席隨斗而坐乃歎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今漢兵

以火焚宮吾避於此豈奈我哉庚戌旦復於漸臺之上閉

閣而坐至申時吳公搜尋入內宮見有高臺二所殿閣深

宮四圍水遶乃曰王莽必在此臺之上放下吊橋而過至

上閣內殿見着黃袍玉帶以脚排開其門進前拿住王莽

謂曰賊子今遭吾手王莽告曰吾將錦包袱賜汝內有寶

物乞留殘命吳公接着錦包袱又扯下臺忽太尉李清走

至將吳公打倒拿下王莽出見光武請賞光武大喜正欲

賞清吳公走至告曰小人拿住王莽被彼搶來乞主公詳

察光武曰汝有何証吳公曰小人有遂將錦包袱獻上光

武解開視之乃國朝玉印鄧禹曰今日江山還歸我王光

武大笑遂賞吳公萬錢吳公叩首拜謝而出乃曰為此賊

久淹於是使吾拋妻故應其歡欣鼓舞而去數載棄母多年今日纔償舊恨得轉

家鄉言訖遂回而去却說光武是日與眾將士登於漸喜

殿上書起十二帝王之靈擺列香燭於席祭雪仇恨將王

莽蘇獻推跪神位之前聽宣祭奠令文官高聲朗讀

其祭文云

漢室山河二百餘年平皇勢弱賊子當權弑君殺父抗  
勅違宣秀恢天下聘士求賢奸臣捉至細割刀千一酌  
君恨二雪父冤香花祭畢聖祖升天

祭畢將蘇獻斬首莽凌遲細割分散其屍爭相殺者數十

人以莽首懸於城市百姓觀者或擲之於地或切食其舌

人人共惡而誅之後言王莽詩曰

百計徒勞苦戰疆江山依舊屬劉皇粉屍碎骨誠堪恨  
擊首拋骸亦可傷斗酒何能稱奠祭荒碑誰為泣銘堂  
當時解省回頭早免使龍泉劍下亡

摠評

王莽故一時之雄何至此竟如嬰兒就縛束手待斃豈  
罪惡已深天奪其魄耶吁此身江之靈所以至今不宓  
也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卷之四

操謀蔽主心過墮 過音戈

依更始將都洛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官府秀

却說光武將王莽蘇獻斬訖大設筵會宴賀功臣眾將飲

乃置僚屬按文從事司察一姐舊章時三輔吏下來迎

於席上唧唧噥噥欲立光武為帝光武知其意仗劍出席

更始見諸將過皆冠憤而衣姑人衣莫不笑之皮見司

而言曰汝等眾人再有交頭接耳胡亂言者即斬讒眾將

謀僚屬皆故舊不百勝老吏或垂涕日不圖今日復見

無一敢言是日即請更始坐於長安眾臣朝拜禮畢加封

漢官威一由是識者皆屬尔馬此一段常補

秀為大司馬者行司隸校尉於前殿整修官府與秀等諸

將議事于內朝罷各散時八賊朱鮪等議曰今劉秀破却

王莽國家重柄都在其手兼其部下諸將不離左右我等

將何奈之胡殷曰吾有一計可害其命鮪曰汝有何計殷



曰來朝奏帝令劉秀部下眾將封出各郡為官使劉秀身無一措不能成立大事然後慢而置之何難之有此乃張良左遷諸侯之法也朱鮪聽言大喜次日入朝見帝奏曰今劉秀破除王莽皆其部將之力建此大功陛下若不封出為官恐惹眾臣之怨乞陛下聖鑒更始准奏敕令尚書省檢功加職擢擢者升也出各處為官是日傳旨光武令其眾將各封外郡鎮守不得久停於府各謝恩畢鄧禹曰此又賊臣之計欲害主公故散吾眾將彼得行事光武曰縱乃賊臣之計不可違逆聖旨眾將忍聲聽命出登任所光武送至霸陵橋淚下分首自歎回府而去鄧禹謂眾將曰汝

等須從旨命暫散為官務宜精探消息匡救主公不枉汝等英雄之志中於賊子之謀言罷各赴任去却說胡殷見散劉秀之將乃大喜謂眾曰果中吾之計也眾答曰雖然散其部將奈劉秀帝之寵臣何能殺害朱鮪曰吾有一計使劉秀自殺眾問曰汝何計也鮪曰見今諸州賊盜兢生劫財殺命可奏上更始著其巡按河北但與三五百人跟往劉秀若到賊必殺之而劫其財豈不自送命乎張昂曰劉秀仁揚天下德播萬方人皆瞻仰而服豈有害彼之心若欲果行可令一人假粧劉秀先往河非諸州拷刑官吏勒騙軍民使劉秀到日人皆共惡而誅之方能害也眾皆

大喜遂依其計而行惟胡殷貌類劉秀即日私離京地假扮巡行經州過縣俱要羊酒接迎拷逼官民勒財措物有陳詞告狀者不令近見凡出街市百姓觀者俱要低首兩傍不許擡視牌至懷州報知太守張國期言司馬劉秀各處查刷官吏拷逼軍民有錢者得活無錢者受災太守亦要預備免遭刑迫國期聽罷而言曰人道劉秀德量齊天今行此不仁不義之事乃得一虛名耳言未訖人報劉秀按至國期大怒急引壯軍五百各披盜甲上馬前迎行經數里到一山坡遙望劉秀擺道而來國期接上仍依法禮施行看其動靜果否劉秀曰汝何不備羊酒遠迎故此遲

來則有慢上之心喝令重打國期見果有如此大叫衆軍下手言罷一齊擁出四圍掩殺諛謂殷勒馬急回軍走國期催趕追上數里未及即罷兵回府胡殷走至長安見衆人具說前事各皆大喜謂曰劉秀此回必遭吾計遂入朝衆人大古不知胡殷受此一驚竟見已飛見帝奏曰今河北州郡盜賊群生黎民遭害陛下可令大司馬劉秀巡撫州縣百姓庶保天下太平我王安居帝位更始准奏即傳旨賫敕令司馬劉秀領軍五百親往河北巡撫待按完復命時朱鮪八賊急先令人報知洛陽太守言光武不仁可用機暗殺以貴爵功是日光武領敕上馬離朝徑望河北進發衆軍前呼後擁地震山驚行將洛陽

地近令人賫牌報知太守道臨城下董期忙奔出接迎至館驛設席宴待至日天晚董期喚出一人名焦休雄謂曰今上司文書言光武不仁令吾暗害其命汝若能幹是事實銀十錠後報朝廷再加官職休雄曰太守嚴命小人卽行遂藏短劍於身徑入驛去故言排席爲由潛於窻子之下夜靜二更是光武秉燭獨坐玩取刺客荆軻之傳喟然歎曰刺客好無決斷悞汝性命休雄聽罷膽戰心驚不知書內有此說話只疑道彼慌忙伏於其前告曰不干小人之事乃太守董期接奉上司文書言爺爺不仁故使小人为刺暗害爺爺乞畱殘命光武曰前番來者非吾乃賊臣

胡殷假扮出巡故使天下官民怨歸于我休雄曰若爺爺肯恕小人之罪小人先往各州郡縣備說情由使不枉負爺爺之德光武曰此乃賊臣之計非汝之罪但下次休行是事休雄叩首謝恩急奔諸州報說情由次日牌到懷州太守張國期急整夫馬自領僚屬官吏出城遠接光武問曰汝等何處官吏荅曰懷州太守張國期帶領本府官吏人馬迎接主公光武曰懷州至此路途頗遙汝何是遠迎耶國期曰昨日焦休雄報說前者案臨非主公親體乃賊臣胡殷假粧計害今主公親臨小尹故速遠迓乞大恩宥罪光武大喜遂令前行至城入府國期淨整察院請入安

東漢書 卷四  
坐大設席宴有詩為証

屏開丹孔雀

褥隱繡鴛鴦

玉盞斟瓊液

金爐爇寶香

總評

閱此一段凡奸人用心與仁主度量班班可見

杖策追君意遠圖

光武正宴間忽人報說禍事已到請太守將何禦拒國期  
聞說慌忙無措問曰何處軍兵荅曰梔子城混天大王今  
兵馬都已入城請太守急作區處說光武等各各驚懼國  
期急備人馬防禦同光武潛出視之見其從西門街擺隊

飛來當頭一將頭頂金盔身披鎖甲手提丈八蛇矛坐下

駱駝神驥見光武忙奔下馬拜伏于前光武見是大將姚

期即回驚作喜邀入衙內各施禮畢問曰旨命着汝為官

為何起兵至此期曰自長安與主別後真忠義真肝那一心一德生死共之不知光武何以致日夜縈繫金未赴

登任所只於梔子城聚兵探信今聞主公巡按河北領軍

三千特來保護駕往庶免主公憂懼光武大喜宴罷同往

河北從白渡經過黃河至東山下小軍報曰前有大隊軍

兵兩員大將攔住去路主公將何治之光武聞報親出探

視乃馮異王霸也亦言未赴任官只於是處屯軍探知主

公消息特往跟隨光武聞言大喜遂令合兵前行至近鄴

東漢書 卷四  
城縣官各出迎接安於司坐大設宴會凡所過州郡考察  
視假者何如  
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莽苛政吏民皆悅各各爭持  
羊酒迎接宴勞秀皆不受却說南陽鄧禹聞秀巡按河北  
杖策急追趕至鄴縣令人報知光武光武急出迎接攜手  
並入至公廳各施禮畢光武曰破除王莽吾得專封拜贈  
先生遠來寧欲仕乎禹對曰非也但願主公威德加於四  
海禹得効尺寸之功垂功名於竹帛臣之願也光武大笑  
遂留同宿禹進書一緘呈與光武

書曰

昔文王治世施仁政諸侯來朝紂王續基好淫佚忠臣

棄國今我主親破王莽天下未安赤眉起青瀆之南銅  
馬聚滹沱之北中原擾亂羣庶號悲且朝中更始乃弱  
寡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伯勝爭  
鳴威力相讒疾侮忠良非有明智奇謀遠圖深慮欲尊  
主於安民也但朝夕自快而已主公素有大德已立威  
名諸士聞風遠至萬民仰德歡迎軍政肅齊信明賞罰  
一、二、語、是、精、神、命、脈、處、  
臣愚淺慮主可精詳欲為今之早計莫如延攬英雄悅  
服民心觀歸社稷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則天下不  
足定也臣鄧禹頓首百拜謹奉書

光武覽書讀罷大喜因令鄧禹常宿帳中與定計議每使

諸將等軍皆要詢訪於禹以當其才鄧禹復進曰臣聞邯鄲城小鎗賊果係漢室宗枝若主公到彼其人必降光武依言遂與眾將領軍前行至邯鄲下寨令人報知劉林忙出城接邀入後衙施禮各叙宗派則光武為兄劉林弟也是日大設宴待劉林私問姚期眾將今朝廷更始若何眾答曰更始不明信讒入賊疾賢如能顛覆國政使天下紛紛而無定也林曰君既不明難任重責莫若于此佐立哥兄為帝以從人望汝等若何眾將聞說齊聲相應曰公言極當遂選日邀光武坐於正堂眾將列班于下林謂秀曰哥皇起義除奸身經萬苦未被恩酬顯爵返遭賊計所侵

前起何故何故况且更始非明智之君信讒毀直使天下英雄豪傑悉皆失望恐一朝有變則國屬他人而費吾哥之力也依愚所見請哥皇就此為君以從眾願言訖眾將一齊拜舞頓首山呼光武見劉林串同眾將逼立為君頓顏大怒拔劍一砍劉林忙走一傍諛眾將四散躲閃光武怒氣咩咩還寨去訖

惑拜王郎欺正葉

按上者王郎假稱成帝子于瑜劉林信之與趙匡水却說劉林見光武不從獨于廳上閒坐門人報曰有一先豪李育等人掛聊自立為天子洵下與黃州郡響應此生來謁大王劉林遂出迎接見其狀貌非俗骨若神仙之所謂民心思漢以王郎假之有餘者也非王郎一人十象問曰先生來者有何貴幹先生答曰吾因觀望貴氣尋

至于此故敢冒謁尊顏乞姑恕罪林曰既有是言敢煩一  
 相先生曰觀足下之貴不過王公之位豈當是哉再遊觀  
 望謂曰貴氣落于南市劉林遂與同出衙尋行至南街  
 上尤菴前見一賣卜先生舖上書著成帝子劉子瑜新居北  
 市賣卜二人入舖望賣卦先生伏呼萬歲劉林遂請至衙  
 問曰主公因何自苦于是答曰吾因王莽篡國隱姓一十  
 八年今日畧定方纔顯露

離是劉林失着亦是光武自致

是日劉林遂立王郎子為帝改號興隆光年國號大漢皇  
 帝以國師桓法欽為左丞相桓就克為右丞相王赤龍為  
 元帥御弟劉林張美李獻為末將將四圍城門緊閉光武

知意急領軍至城下叫劉林問故劉林曰前者立汝為君  
 險被所害今已立却成帝之子劉子瑜也免勞復顧光武

曰既然如是敢問皇帝聖關多少林曰二十八歲也光武

曰兄弟錯矣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崩傳位哀帝

在位七年壽二十六歲崩又立乎帝在位五年壽十四歲

被王莽鴆殺再立子嬰三年王莽十五年篡至此則子瑜

四十六歲也豈不詐乎兄弟休信他人惑言多是王莽枝

葉故假我漢名養銳以嗣王莽之業可不自察王郎聽說

大叫曰吾非漢室子瑜眾將豈能揜飾故立我哉汝雖劉

姓乃假漢妖人非正枝葉言罷叫眾將誰敢先出拿此反

漢劉秀忽元帥王赤龍應聲出曰小將願敵言罷引數員  
猛將五百雄軍飛身上馬使一柄大桿刀立於陣前叫小  
將對敵姚期出馬二人交戰十合赤龍敗走張美李獻二  
人忙出來戰姚期戰無數合二人敗走不禁光武率兵趕  
殺其將都入城去光武叫曰劉林兄弟休被他人誘惑骨  
肉相戕可早省察共佐更始立祖宗之業顯後世之名劉  
林不聽堅閉城池光武分兵圍守一月不服心降王郎子  
問眾將曰劉秀兵多將勇何以退之劉林曰主公勿慮河  
中府大鎗賊處有軍十萬乃吾兄劉庭也臣往求借彼必  
相助若得此兵至日即破劉秀王郎子曰今被困守月餘

正在危險汝若往借須要急回一救林曰不勞致囑臣當

竭力匡扶言罷上馬衝出陣去前望河中進發至蒲關令

人報知劉庭急出迎接施禮坐畢劉林具說借軍之事庭

曰起軍容易奈少先鋒當陣將何如邪言未訖一將飛出

應曰小將可在先鋒眾視之乃上將邳彤也劉庭大喜遂

令邳彤領軍一萬前行劉庭劉林領軍九萬後往行經數

日至邯鄲城下光武急分兵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與汝

等無仇何故逆天助寇枉勞力乎邳彤曰為王新室服仇

故來擒汝早下馬降可全生命姚期大怒躍馬橫鎗殺入

其陣二人交戰二十合不分勝敗各收軍歸陣來日再決



東漢演義  
卷四  
六  
邳彤領王莽太子王禹撞至城下叫開門救兵都至王郎子城上望見認是東宮王禹思放其入恐泄已事遂攀弓搭箭射死王禹墮于馬下不放邳彤軍入邳彤見射死王禹痛哭却兵衝殺出陣奔往他方面去却說劉庭劉林後軍將至光武親領大將對陣王郎子見救兵都至急放城中一萬人馬出助兩下夾攻光武大敗引軍回走王郎子同桓法欽劉庭劉林引軍急趕光武望南正走小軍報曰前有三員大將領軍攔路光武大驚至近視之乃臧官王賈復是也有詩為証

塵途逢主主逢臣

臣主相逢喜自新

攜手並歸軍營裏

君臣相遇古難親

傾扶漢主滅奸邪

却說賈復等三將迎著光武邀入臺城安撫百姓頓歇軍兵忽聽砲响一聲桓法欽引軍圍城光武曰此處又困何能退之鄧禹曰此城無糧不可虛守莫若乘其未備早開·着·着·至·着·着·活·光·武·所·遇·大·率·爾·爾走出再作區處光武然之遂引眾將等軍棄城出走奔至元城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將領軍攔路不能衝過如之奈何光武聞報歎曰吾今休矣忽見其將飛至叫曰小臣耿純特來迎接主公休得驚懼光武大喜遂同入城純令大設筵席宴待光武忽人報曰王郎子兵至光武謂眾將

東漢演義 卷四  
曰誰能退却王兵耿純大聲應曰臣有一計可立斬王郎子光武問曰將軍何計純曰王郎子未知臣佐主公今既兵來臣領本部人馬一千五百內藏賈復王郎如小兒藏宮遠遠迎接彼必無備主公引軍後至內攻外掠必破之也光武大喜遂令引軍前去約行十里之地迎著王郎子兵問曰汝等何人耿純曰吾等特來迎接聖駕休得阻當王兵遂放其入再至第三隊被其當住不容進見臧宮賈復等俱入中隊見其攔當不放乃大喝一聲齊呼殺進光武聽知急引大軍助陣裏應外合叫殺連天姚期馮異王霸撞入其陣攪軍混戰王兵大敗王郎子桓法欽當敵不住忙撥馬走

姚期等率軍趕殺追將數里未及光武急令鳴金收軍入城安歇鄧禹謂眾將曰今雖勝此一陣王兵未曾傷折倘若聚會必乘敗勢來攻使吾不備汝等務宜謹守言未訖忽聽砲响一聲桓法欽將城圍上耿純進曰漁陽海馬賊劉縯處有軍十萬其人亦係漢皇枝葉漢皇枝葉每每作賊乃危可往求借若得此兵至助必破王郎子也光武曰奈賊寇緊圍不能勾出純曰臣夜開南門與王兵對敵主公開北門出往何足憂哉光武大喜至夜二更純引兵開南門大喊一聲鳴金擊鼓叫殺連天光武引眾將開北門飛走而去耿純兩下正廝殺間有軍卒報知桓法欽言光武開北門走出去矣

尚何空戰法欽聞報急收軍起却說光武奔行十里之遙忽聽山坡後砲响一聲軍騎擁出當頭一將領兵截路見光武龍顏鳳準有帝王之像卽下馬施禮問曰公非漢劉文叔乎光武曰然也其人問說忙伏頓首告曰臣接慢遲乞主公宥罪光武攜起問曰將軍何姓荅曰臣乃幽州刺史耿弇是也光武大喜忽聽後軍追至耿弇急令其子耿耳退兵齊護光武入城引見劉顯劉顯接至後堂施禮各叙宗派顯乃光武之叔問曰賢姪爲何忙奔於此光武垂淚而言曰秀因巡按河井至邯鄲城不意劉林被人哄惑言王郎子是劉子瑜扶立爲帝又至河中串誘劉庭共起

大軍反漢助王與秀爭鋒秀兵寡難敵故投叔處借兵乞念祖宗之仇急相援濟倘或成功雖泉下亦不忘也劉顯聽罷亦垂雙淚謂秀曰吾有大軍十萬卽起往救令弟劉李黠兵自陪宴待光武忽人報有別駕至言奉御來要投謁見未敢擅入顯令喚至接於廳上施禮其人見光武不言而出暗統大軍一千將衙圍住光武知急令衆將披掛與劉顯上馬出衙見別駕苗會光武問曰汝等鬧此衙者有何故也苗會曰報小長安殺兄苗蒙之仇光武聞言大怒率兵拒戰忽王郎兵至衝殺入城光武衆將一齊潰戰鄧禹見其兵大兩夾相攻急令衆將領軍共保光武衝殺

兵○亦○神○速○莫○小○殺○王○郎

出陣奔投東海而去。王郎苗會夾攻劉顯，衝得各逃四散。收軍閉城，郎加苗會為本郡太守，鎮撫漁陽。却說眾將引軍二百，保護光武出走，詐稱王郎兵過，行經數日。至近海地，小卒報曰：前有一員勇將領軍飛來，乞主公觀是何人。光武大驚，其將奔至，觀是光武，滾鞍下馬，拜伏于地，言主公何苦若甚。光武認是堅譚，急進攜起二人，相抱涕泣，哭訴前因。堅譚曰：臣與主公別後，旦夕憂懷，故假名於海上，為盜探望消息。今聞主公出巡河北，與王郎廝戰，竟來尋護，不覺幸遇于此。言訖，遂合兵共往。有詩為証。

山隔萬重音信杳

月明千里故人來

人生聚散猶萍梗

或向風前浪裏回

民感仁威歸聖主

却說堅譚光武合兵前行，至一村庄，譚見光武而帶饑色，遂屯駐人馬，令軍侍膳。忽聽喧嚷之聲，一隊軍至，光武驚懼，急欲披掛見其至近，乃賈復引軍來也。二人大喜，遂將麩餅獻與光武。光武問曰：此物何處得來？復曰：臣於王郎子軍中奪來，見主公饑餒，故敢進獻。光武笑曰：將軍真乃虎口奪食。忽姚期王霸馮異馬成耿耳俱領殘軍趕至，光武大喜，遂合軍前行。至三河縣，耿耳進曰：此屬幽州之地，乃臣父所管之民，主公可詐言此是何說趕捉劉秀入城安下。臣有

區處光武許之遂入城安訖耿耳對縣官實將其事說知縣官大喜遂出參見城內百姓人等知是光武各皆歡順有詩爲証

劉君勒馬過三河

州縣笙簫鬧綺羅

西海仰瞻蘇雨露

萬民俱唱太平歌

總評

光武每到窘急時便有不速之客來相救援雖曰天助明主實手足腹心之報也不然英雄熱血自有賣處豈輕爲人用哉

天憐弱寡退邪兵

却說光武於城內纔安半月之餘又被桓法欽趕至將城圍住光武引軍棄城出走法欽當住謂秀曰汝早下受降免使朝攻暮擊同扶漢室江山如不願從立時斬首姚期等一齊大罵奸詭賊徒假吾漢室之名貪榮立寇若擒到手把作王莽一般分屍碎首法欽大怒罵其衆將曰弱寡孤窮安持大衆鄧禹曰羣鴉小啄豈敵鳳皇光武摧軍搦戰鼓譟旗旛衆軍交馬殺得天昏地慘鬼哭神號光武將雖雄勇奈三千兵卒豈敵二十萬之軍光武正在危乏力氣不加仰天嘆曰常道真天子下降則有百靈咸助今吾累困賊兵會何應乎言未訖忽正南上狂風大作滾石揚

助、處、

沙王軍將卒各皆掩面四散其後耿弇引領三千大軍衝陣混殺王軍大敗逃走鄧禹急令收軍耿弇進曰主公勿慮今遠東烏桓國有軍數萬臣同耿耳往彼求借接助主公斬除此賊早安天下之民光武許之耿弇父子上馬去訖光武領軍從西南而往經過州縣俱屬王郎所管行至昆陽鄧禹曉會諸將許稱王郎軍至立於城下叫上開門遂入衙安下令縣官高戶急占人飲食高戶與手下議曰恐是劉秀軍兵待飲飯之思必山則後惟飯之能亦此實乃可與食但見來軍累之危定在志事累催逼高戶愈生疑心不令與食其軍通入亂搶高戶言曰正是劉秀兵也急至後衙播鼓催軍圍捉光武知慌忙

披掛上馬引眾將往南門出走高戶領軍趕襲光武正至門下高戶在城上放下砍棧姚期聞說縱馬飛至門下奮手一托光武遂免其害有詩為証

畧舉擎國手

支持漢乾坤

若此英雄漢

誰堪與並論

王霸合水援帝難

却說光武等走出其城鄧禹曰為此一何相逼之甚食險失國家大事正欲前行忽聽王郎軍至勒馬復奔南走晨何相逼之甚食夜宿不敢入城或食於道傍或安於空舍奔至蕪婁亭時天寒嚴凍光武甚有饑色馮異徑往民家求得豆粥一碗進與

光武畧充腹餒再至曲陽傳經過聞王郎領兵後趕從者皆有恐懼之心行至滹沱將近小軍報曰前有大河阻隔上無橋梁下無船渡又聽王軍後趕如之奈何光武聞報乃長聲嘆曰前阻後逼天亡吾也王霸進言解曰臣乞往視看可渡否光武令其急往王霸飛至河邊見江水泛漲浪滾滔天安能得渡遂仰天祝曰吾主劉秀仁德塞乎四海與民除滅妖妍柰賊兵勢大力寡難敵戰敗逃此經過又逢大江阻隔不能得渡願天憐祐護過此河免亡賊兵之手祝罷回報光武忙相謂曰河可渡否王霸恐驚眾將乃徐言跪而進曰冰堅可渡跟護官屬聽知皆喜光武笑

日侯吏莫妄說也遂促兵前往果見河水凍合光武大喜人。力。不。至。于。此。即躍馬縱轡而過王郎催兵趕至河所見光武渡冰而走眾將一齊爭功競奔躍過未及至中忽一陣風過凍冰粉碎王郎十萬軍兵俱溺河死有胡曾詩曰

光武經營業未興 王郎兵急勢相凌  
須知後漢功臣力 不及滹沱一片冰

仲華爇火燎君裳

却說光武渡過滹沱望前奔行至南宮地界遇大風雨滿身俱濕引軍趨避道傍空舍之中馮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寵燎衣馮異見光武面帶飢色遂往農家求得麥飯

一碗進與光武。光武大喜，自食一半，餘與眾將解飢。再往南行，馳赴信都，忽見城內眾官悉出迎接。光武遠望，認是任光、朱祐、景丹，蓋延、寇恂，祭遵迎入城中。後衙各施君臣之禮，共話間別之情。大排筵宴，賞勞諸軍。忽人報曰：「王郎軍離城二里下寨，次日決戰。」眾將報即欲對陣。任光進曰：「不可輕敵。況且是處東臯、西臯俱集，軍將接洽。王郎其勢甚大，既欲勝彼，可先令一饒話之士說連克西二臯。若肯合兵相助，則可破矣。」光武聞言，即令寇恂往說。恂領命，單騎前往。至東臯門下，令人報知。劉植出接，邀入正堂，施禮坐畢，問曰：「將軍為何至此？」恂曰：「為漢司馬劉秀原係長沙。」

定王之投劉欽之子，起兵破滅王莽，扶立族兄聖公為帝。今被王郎反漢，難與對敵。將軍若肯助漢，則更始基業可興，劉朝不絕後也。」劉植曰：「所憐者劉秀仁德也。且吾亦係漢族，豈有他哉？」欣然即順。二人遂往西臯而去。至門下令，人投報。王梁接入，與卓茂等各施禮畢，問此公何來。恂曰：「因司馬劉秀為賊兵侵攘，使愚特來投告將軍，乞兵救濟。倘能功就，以貴爵謝。」王梁大喜，即從。應順、卓茂曰：「主公今在何處？」恂曰：「見在信都。」屯下卓茂聽言，就欲王梁起兵。劉植曰：「可再往漁陽太守劉顯處求借軍兵。其人亦係漢族。」

然助漢大義，稟稟

米係漢族自

聚有雄兵十萬，倘求合會共往，則破王郎如反掌矣。寇恂



聞說遂與劉植卓茂王梁四人上馬同往前望漁陽進發。行經數日至其地界忽見一隊遊獵軍兵都執輕弓短箭。堅甲重盔至近問曰何方將士投此經過。恂曰司馬劉秀使吾投往漁陽太守處求借救兵。其首將乃是苗會。聞說是漢將大叫衆將拿捉衆將得令一齊混捉。寇恂急勒回馬望非奔走。苗會領軍後趕約走五七里地忽前一隊軍兵書著大漢旗號當頭三將飛騎而來。寇恂高叫將軍救吾。吾乃漢將寇恂被賊兵趕追三將乃杜貌吳漢馬成聞恂叫救一齊喊殺活捉苗會衆軍各逃奔散遂脫寇恂之危引兵擁入漁陽城去安撫百姓至衙內坐叙謂恂曰汝往何來遭賊所追。恂曰因投漁陽皇叔劉顯處借軍路逢此賊若非公等來至險墮其手。吳漢曰足下不知其故。漁陽皇叔主公亦投此處借軍被苗會暗投王郎相擊各衝混散。王郎因封苗會爲此太守適纔追趕被吾擒者卽苗會也。寇恂大喜。吳漢遂令左右推出苗會斬首。忽人報皇叔劉顯兵至衆將各出衙接邀入後堂施禮挨序而坐。吳漢問曰皇叔許久何來。顯曰自此混散吾於諸處聚集軍兵已得二萬之餘特來破滅苗會汝等爲何先奪。吳漢曰吾已捉獲苗會令人推至劉顯大喜曰爲此小賊使吾君臣混散遂拔劍下措砍爲八段令人拖出溝壑有詩爲証。

東漢書言 卷四  
擾擾于戈角勝爭

人民荒亂各逃生

寇恂已入漁陽裏

擊斬苗曾直世平

總評

滹沱水合事奇，蕪火燎衣解饑分食，事正滅漢助漢，縱賊斬賊亦正亦奇。

天啟雄兵經日會

却說劉顯斬却苗曾，令軍大排筵席，眾將一齊賀喜，正宴間，忽報耿弇父子兵至，眾皆出接，至衙禮坐，弇曰：吾領壯軍徑來勦殺苗曾，想被公等擒滅。劉顯曰：吾等除矣。耿弇大喜，遂合兵會數，借得二十萬有餘，推劉顯為元帥，吳漢

為副帥，杜貌馬成為先鋒。是日即起軍行，吳漢傳令眾軍

不得傷戕百姓，如故違者即斬。眾皆應諾，砲响一聲，出城

前往干戈耀日，旗鼓番天，所過州縣不攻自服。行經數日至信都，離城五十里下寨。吳漢令小軍打探王郎子兵圍城否，又令寇恂報知光武。寇恂上馬飛至城下，叫開門。光武急令放入，寇恂具說所集軍兵約謀攻掠之事。光武大喜，遂與眾將約議，准同接應。令寇恂回報，寇恂上馬出城，回至寨中，見吳漢等話訖前事，却說光武登城叫劉林、劉庭等打話。二人遂至城下，光武曰：汝等二人莫失兄弟之義，早省入城，共除妖賊，莫待禍急，然眉悔之晚矣。二人不

聽回寨而去。是夜鄧禹領軍五萬出城偷劫王郎之寨。衆將各遵分兵四門圍伏。待至三更時分。王軍昏目睡濃。鄧禹令軍放火。砲响一聲。四門齊殺入寨。驚起王軍。不知去向東投西竄。自相踐踏。桓法欽急引王郎殺開血路奔走。殘兵敗卒。衝混四散。鄧禹收軍入城。光武知勝。急開門接見姚期。馬上橫擔一人。龍袍玉帶。活似王郎之狀。心中微喜。至近以火燭之。乃弟劉林也。與王郎一樣粧扮。光武放聲大哭。衆將勸解未已。却說桓法欽招集殘軍。尚有五十萬餘屯下營寨。聽得吳漢於寨宰牛殺馬。朝歡暮飲。不理軍情之事。遂令劉庭張美李獻引二萬大軍夜劫吳漢之

寨。三人遵命領軍徑往撞至寨內。遍遶乃一空寨。急撥馬

師以老而固以無謀而欺王郎之謂也

回四圍伏兵齊起。舉火高燒。王兵不能衝出。望西門撞走。被王梁截住。急退東走。賈復當住。杜貌劉植挺鎗混殺。斬劉庭於寨內。杜貌活捉張美。劉植擒下李獻。光武領軍攻襲王郎之寨。桓法欽領軍急望西走。光武收軍。杜貌等拿張美。李獻來至。光武曰。軍中唆哄。通是此兩匹夫。喝令斬訖。率兵再趕。却說王郎點軍。損折三十餘萬。又聽後軍趕近。急奔前走。忽聽砲响一聲。耿純領軍截住。二人交馬混戰。光武鄧禹領軍趕至。劉葦彭滿殺入陣中。見桓法欽騎龍騰空而起。法欽拔劍趕上。殺死彭滿。望光武再砍頭落

此術亦奇

于地光武躲開乃馬首也有詩為証

百計混中原

扶王欲併吞

奸謀從惑世

依舊漢乾坤

月明妖婦駕雲來

却說光武見其邪術騰空心懷驚懼急收軍卒下寨與眾將議曰纔破無霸之妖又逢法欽之孽將何治耶眾皆默然無計至夜二更月明如日光武策杖出帳徐步遊觀忽見空中有一婦人騰雲駕霧金冠朱履披帶仙衣謂光武曰吾乃滹沱河神聖母是也王郎真命之主汝休趕襲若與天道相違則性命難保姚則在傍聞說遂舉弓搭箭前射

落了財了夫人又折兵婦眾將近擒下殺綁縛入寨姚期間曰汝何妖婦敢

來戲侮王君婦人荅曰妾乃王郎之妃因桓法欽能行此法使妾駕霧于此乞天恩姑恕鄧禹令殺犬血污之使不能行光武催軍急趕王郎知其兵至忙領眾軍走入宋子城去堅守不出光武追至城下分兵圍住鄧禹見城上桓法欽以艸龍與王郎子共乘欲起急用子房道法解壓其邪使不能起圍經半月光武率將攻城法欽夜出城走陳俊方修紀敞等三軍截住法欽急引王郎奔入邯鄲城去光武諸將趕至城下分兵圍住王郎軍兵十傷九死不有數百之餘甚懷憂切法欽曰主公休悶西太山賊處有軍

數萬可往求借，若得其助，可破劉秀。王郎從說，即令彭克往借。克遂上馬衝撞出陣，行至其寨，令人報知。二人接入，施禮問曰：君為何來？荅曰：吾主劉子瑜被劉秀趕擊，特來。二將軍處求借救兵。倘成功後，將軍皆有王爵之報。其二將乃岑彭、李忠，聞說大怒，言曰：汝主王郎賊子，假吾漢室之名，欲爭天下。今使詭計，惑說忠良，拔劍奮砍，克頭落地。

總評

從來邪不勝正，王郎固不足言矣。劉林、劉庭以宗室兄弟，及面事賊卒，至隕身喪首，大可痛惜。

奸計誣良誅佞賊

却說岑彭、李忠，斬却彭克，領軍至寨。見光武大喜，眾將齊議欲立光武為帝。光武曰：不可。吾兄更始尚在，若奪其位，是不仁也。待其崩後，方可受職。却說朝中八賊：朱鮪等奏上更始，言劉秀按臨河北，眾將反立為帝。更始聞奏，大驚，急問近臣曰：誰為寡人除憂，破滅劉秀？鮪曰：今秦趙二州馬武、王常原與陛下為友，得此二將，立時可破更始。淮奏急令宜至。朱鮪謂曰：聖上加封劉秀征北、大司馬。今按臨河北，反漢自稱為帝。聖上特宣將軍往伐，其罪後以重報。將軍若何？馬武故言曰：劉秀如此不仁，則天亦不容也。遂允應其言，敕賜費明為元帥，龐貴為副將，馬武為監。

軍王常爲先鋒是日起軍十萬上馬前行至河北地界有人報知光武言更始皇帝敕令費明領軍十萬今將至近未知何故光武曰更始兵卒助吾勦滅王郎有何意也鄧禹進曰主公休信未曾表奏朝廷請求軍助無故自來恐是賊臣之計可令王梁迎出十里之外著其屯於彼地探取虛實然後合兵未遲光武從言卽差王梁領軍二萬前往行經五十餘里迎著王常等軍兩下排列陣勢王梁出馬橫刀問曰汝領衆軍將何所往費明曰來助司馬劉秀破滅王郎梁曰旣乃聖上軍助鄧禹將令遣吾迎接教汝等屯駐此地來日合會馬武故出言曰吾奉聖旨差遣豈

臣、本、在、便、是、以、臣、敵、君、光、武、之、意、武、不、肯、由汝便梁曰吾奉司馬將令誰敢故違言訖二人交馬約

戰十合王梁敗走馬武趕追王梁勒馬再戰兩軍混殺一陳王梁引軍回寨見光武具說前事光武急引衆將素衣束手戈甲不身上馬出見費明約行數里撞過其軍光武叫曰請費元帥相見費明出馬光武問曰元帥來者爲何明曰爲汝反漢自立爲帝聖上著我來拿光武聞言遂下馬請罪龐貴持刀忙欲近殺光武跪伏受死姚期在傍奮怒躍出大喝一聲罵賊臣誰敢持刀入殺挺起長鎗躍馬直取費明龐貴二人交鋒都無兩合忙走不禁衆將揀托光武上馬回寨鄧禹曰果乃賊臣之計非姚期將軍在傍

則主公幾乎息矣何能復乎馬武等趕至鄧禹曰誰出對  
馬武是好人陣姚期應聲飛奔而出馬武輪刀與期故戰二十餘合不  
分勝負各罷歸營馬武共王常計議至夜入帳斬却元帥  
費明并副將龐貴次日天明二人提其首級曉諭眾軍言  
有不助秀者此首為令號眾將俱言往助馬武王常即引  
十萬大軍提頭入寨見光武先武大喜遂合軍一處時有  
小軍走回長安入朝見朱鮪等具報前事朱鮪大驚又聚  
只因光武又官逆上肯議故為小人所窺往在因計謀  
眾賊商議遠贈曰吾有一計可殺劉秀鮪曰何計贈曰前  
計變許百端吾謂君臣之義路至成冠使光武  
者聖上著軍討秀返被殺害不從稱此違逆上命假寶聖  
即稱帝天下後世誰得而議之哉旨一道令使者將藥酒往彼問罪叫劉秀隨使入朝若從

不逆則無反意如不遵命即將藥酒度與逼其快飲再令  
護軍邳彤引軍五萬隨後擒捉亦言上命差來使見聖旨  
疊疊決不敢違豈不中吾計哉眾皆大喜即依計行先令  
使命賈肯前往後著邳彤領軍各各遵令去訖却說光武  
正於帳中議事忽小軍報曰聖旨又至請主公迎接光武  
急令安排香燭迎接開讀

旨云

朕叨天眷職掌山河奈初登帝位黎庶未安故此遣汝  
巡按河北撫恤郡州托天下重事悉付於卿豈意聽信  
小人之言反國自稱為帝前者朕遣費明監軍問罪夜

令奸人暗殺奪吾十萬之兵足見昭然之變明顯欺君  
今再遣使賫旨施行如無反朕之心卽當隨使入朝同  
理國政共決民憂庶使朕無懷懼以釋既往之愆若不  
信從毒漿快飲故茲詔示想悉宜知

光武接詔宣讀已畢謂衆曰吾當隨使入朝請釋枉罪使  
不逆上而屈義也鄧禹進曰此乃賊臣之計欲害主公彼  
得寵用專握主公不可信往恐有一失則有負天下豪傑  
之望而漢室不能復興矣其使者李烟見鄧禹阻諫卽取  
金鍾滿斟藥酒度與光武逼其快飲光武遂接欲飲忽左  
邊一將怒若雷霆飛躍走近奪下酒鍾擲之于地火焰騰

起三尺拔劍砍死使者光武視之乃大將姚期也衆皆大  
喜有詩爲証

何事君王意倒顛

毋聽入賊害忠賢

暗中敕使傳旨旨

一劍番身命染泉

忠言服將鄧英賢

却說邳彤領軍將至有人報知光武光武急領軍迎行經  
數里相遇光武出馬謂彤曰將軍今將何往彤曰爲汝信  
讒反漢自專爲帝聖旨著吾特來擒捉問罪光武曰吾無  
是意何得誣乎彤曰旣無是意又何違逆旨命殺害使者  
鄧禹曰此乃賊臣之計將軍何苦信之古云良禽擇樹棲



賢臣擇主佐將軍文才武備勢力過人竭助王莽不能成  
立後護王郎又經敗失今與賊類同謀欺摧漢室金枝豈  
不想更始榮顯為何而得皆吾主劉秀於亂世中創就基  
業讓彼為君返信八賊唆哄戮殺皇兄劉演後破王莽賊  
盜平除又聽賊臣所謀欲圖吾主散其部下諸將著巡河  
北平謀圖害萬計相戕今見王郎未除乘勢促兵叠提可  
見兵始仁乎將軍早思回首共立吾主為君庶不失乎功  
名之望將軍若不願從難出禹之手也今禹十萬雄兵三  
十夫將已把二百里之地矣將軍縱有萬夫不當之勇則  
寡難敵眾莫待掩捉歸降掩藏名義將軍可自思之邪形

聽罷低首無言處英雄下馬拜降不得光武大喜海首即令合軍回寨聚

同二十八將乃二十八宿并南北諸星悉會于是當日光  
武聚集諸將大設筵會宴勞功臣席間眾將都勸光武就  
位光武不從忽耿耳呈一表章進而言曰我主可早成討  
莫待眾心解散駟不能追願吾主察臣愚意言訖呈上

表曰

臣聞人之惡不可不除人之善不可不納吾主新破王  
莽天下未安社稷日危山河旦夕非周武高皇之君不  
能興創是業今吾主仁德兼備智度恢宏正所謂堯舜  
之君也願吾主早繼江山慰羣渴望救生民之塗炭解

黎庶之倒懸。主君再辭避位。則天下衆豪失望。況且更始在朝。昏蒙愚弱。不思吾主義讓之心。但圖彼專榮顯之地。聽信賊臣唆哄。疊傳聖旨欺誣。則吾主幾被其陷。今再苦不相從。漢世山河必喪。士卒散離。嗟臍何及。臣不辭碎首之誅。敢瀆天威之犯。願吾主聖鑒。臣耿耳頓首百拜。謹奉表。

上聞

光武覽表讀罷。微哂言曰。待破王郎之後。爲帝未遲。鄧禹光武意、勇、公、天、况其堅執不從衆意。且率兵攻城。桓法欽急引王郎篤雲投札而走。鄧禹領軍後襲。趕至高邑縣。分兵圍住。令軍殺

犬取血塗汚其城。又圍半月不出。解兵暫退離城三十里。屯下營寨。光武見有高臺一所。上書千秋二字。不識其意。遂問鄧禹曰。此臺何用。鄧禹曰。千秋者。謂軍多也。光武遂同衆將上臺。遍歷遊觀。玩畢下寨。至夜二更。光武策杖私巡軍帳。忽聽小軍議論言元帥將令。來日於千秋臺上立帝。光武聞說。大驚回帳。自思若待天明。衆人不由我願。不如出寨。奔回長安而去。衆軍豈奈我何。遂上馬徐行。潛往南門出走。時御弟劉植把守嚴謹。見光武欲出。忙近扯住。其轡告曰。臣奉元帥將令。若放主公出去。小臣該死。望主公仁宥。光武見不放出。乃拔劍自刎。劉植駭然。急放轡。

去走入元帥帳下報知鄧禹鄧禹大驚忙引眾將越地追  
趕不知往何路去却說光武夜出策馬南行忽見其地兩  
人並立俱道來日太平眾立光武為帝光武聽知大怒仗  
劍躍馬望二人一砍化作火光迸散於地光武近視乃二  
石人也遂歎曰天賦吾以如是之人則山河社稷皆順非  
人願乎是日光武走至栢鄉城望前南行忽聽後軍趕至  
乃鄧禹等眾將飛馬走近勒住光武之轡告曰主公夜私  
出寨欲將何往光武曰回朝見帝波管何為鄧禹曰賊臣  
屢謀未獲主公送入虎口叫眾將不由其意一齊趨擁回  
寨是日起軍攻城桓法欽見漢兵入城急引王郎駕霧騰

雲復還邯鄲而去光武率兵追趕至城下分兵圍住數日  
不出鄧禹曰吾有一計可擒妖賊光武問曰元帥何計鄧  
禹曰不可攻城恐其見遇駕邪又走吾等退軍十里彼見  
兵解必望南走栢鄉城去可令姚期王霸領軍五萬往南  
離城十里山坡下埋伏再令王常領軍二萬於南山高阜  
處探望若法欽走至吾等隨後追襲王常舉旗為號坡後  
姚期王霸伏兵齊起前攻後襲斷然可擒光武大喜遂退  
軍十里令各隊分兵埋伏去訖却說桓法欽見漢兵解散  
急謂王郎曰今城中糧缺不可久存喜得漢兵解退吾等  
可稱風急出投奔栢鄉城去其中糧艸甚廣方好交兵莫

石、人、二、言、大、是、荒、唐、雖、然、天、命、所、屬、局、理、固、有、之、和、能、且、  
石、人、也、遂、歎、曰、天、賦、吾、以、如、是、之、人、則、山、河、社、稷、皆、順、非、  
人、願、乎、是、日、光、武、走、至、栢、鄉、城、望、前、南、行、忽、聽、後、軍、趕、至、  
乃、鄧、禹、等、眾、將、飛、馬、走、近、勒、住、光、武、之、轡、告、曰、主、公、夜、私、  
出、寨、欲、將、何、往、光、武、曰、回、朝、見、帝、波、管、何、為、鄧、禹、曰、賊、臣、  
屢、謀、未、獲、主、公、送、入、虎、口、叫、眾、將、不、由、其、意、一、齊、趨、擁、回、  
寨、是、日、起、軍、攻、城、桓、法、欽、見、漢、兵、入、城、急、引、王、郎、駕、霧、騰、

東漢漢書 卷四  
要待漢兵復至難出其圍王郎間說遂與法欽領軍開南  
出走前望栢鄉進發鄧禹知出急同光武等將領軍追殺  
起至南山坡下王常播鼓舒展旗幡姚期王霸伏兵齊起  
箭如雨下王郎欲回馬武截住眾將軍卒喊殺連天王兵  
大潰左衝右突無路奔逃桓法欽駕霧正起被姚期一箭  
射落于地眾將忙近擒下王霸躍馬赶上活捉王郎斬軍  
殺將屍伏如山光武收軍凱歌罷戰回入邯鄲城去有詩  
為証

奸雄百計望遺才

誣使王郎戰九垓

直待滿營空應月

東風依舊綠雲槐

平除賊詔蕭王職

却說光武等至衙坐定眾將綁縛王郎法欽推跪階前光  
武謂曰為汝一賊傷吾兄弟之情喝令擒出斬首是日大  
拼筵席宴勞功臣搜檢吏民與郎交通書籍凡得數千餘  
○視○此○真○匪○僞○死○  
章光武會將燒之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諸將吏卒皆言  
願隨大樹將軍忽小軍報曰更始皇帝遣使賫旨已在東  
門停下請王公出接光武聞言急令排列香案整笏上馬  
與諸將等臣俱出東門迎接至衙伏聽宣旨

詔曰

朕承天命冒職龍居上繼先王之業下安黎庶之心幸

喜莽賊勦除、冤仇洗雪、皆仗卿力、恢為而致、朕於是位。○更○始○知○之○如○何○不○言○殺○害○  
近聞劉林結黨、扶立王郎、假吾漢室之名、詐捏成王之  
葉、東偷西劫、非犯南侵、社稷幾危其手、人民斂跡、傷容  
今卿蕩滅、整復王基、正所謂壯士能挽天河、淨洗甲兵、  
不用功勞、蓋世勳業、無雙朕特遣使飛臨、故拉蕭王之  
職、邊疆撫息、罷甲回兵、免使朕懷紫繫、以慰渴想、心埃  
故茲詔諭、宜悉知行。

光武接詔拜畢、眾將功臣、齊賀新居、王職、耿弇進曰、百姓  
患苦王莽、復思劉氏、速興今更始、雖為天子、而賊將擅權、  
未有導王於正、但以自貴為常、劫掠民財、疾讓忠、赤使士

卒斂容更思、莽日是以知其必敗也、今我王功名已著、義

讓兩全、尚何久居是位、而自苦哉、且我王以義征伐天下、  
非武之功亦大矣、僅其為王乃不、宜一、心更治、如是。

回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王可速取、莫待群奸、俟釁他姓、  
○世○之○安○且○尊○大○稱○王○稱○帝○者○可○同○且○語○哉○此○所○力○百○餘○

得之、則我王枉勞前力、豪傑空瞻願、王精察蕭王、聞言微  
而創中、興之業也。

笑而辭曰、王郎雖滅、河北未平、姑待四方寧息、即帝未遲、  
其心終不能徵二於更始、却說諸處群賊、名曰銅馬、鐵脛

尤來、大鎗、上江、青犢、富平、獲索等、各領部兵、合共數百萬、  
人所在州郡、攻掠劫奪、民財銅馬、聚于鄆縣、時值秋月、蕭

王會集諸將、商議攻擊銅馬、鄧禹曰、此賊驍勇、不可輕敵、  
主公欲進、須起大軍、連城攻擊、方可破賊、蕭王曰、然也、遂

拜鄧禹爲元帥、岑彭馬武爲副將、以姚期杜貌爲先鋒、馮異王賈爲左右使、是日點起大軍十萬、名將千員、砲响一聲、齊奔上馬、出城前行、干戈耀日、旗影蔽空、步卒騎兵擺施百里、至鄒縣離城五里下寨、忽南上一隊軍兵飛奔來、至蕭王視之、乃大將吳漢會清陽軍來也、問曰來軍多少、漢曰三萬有餘、蕭王大喜、遂合爲一處、於是士馬益盛、糧艸盈餘、鄧禹分兵擊城、叫賊徒決戰、銅馬聞言大怒、領軍五萬出城迎敵、兩邊擺列陣勢、銅賊出馬立干陣前、言曰、白水村寇、吾素與汝無干、今來犯界、則計死乎、馬武大罵鼠掠小寇、不思立名于世、以就男子之規、且以剗財圖食、

同以禽類度日、豈足爲羨、今若早知降順、則有恩爵之榮、如拒抗頑殘、生不保、銅賊大怒、輪起方天戟、躍馬直取、二入交戰十合、鄧禹急令姚期杜貌岑彭吳漢等將一齊助殺、喊聲震地、金鼓連天、衆將混戰、銅馬大敗、急收殘軍、走入城中、堅閉不出、蕭王分兵圍住、困經半月、銅馬食盡糧空、夜開西門奔走、吳漢截住、兩軍大殺一陣、被其衝過、又逢岑彭攔路、二人交馬、共戰十合、銅馬敗走、奔投東北而去、蕭王領軍追殺至館陶縣、被其走入城去、今卒謹把蕭王分兵圍住、又經半月、鄧禹曰、此城糧多、艸備難可、輕掠王公暫且退軍、離城五里、立起營寨、然後與彼攻襲、吾等

將兵則有本矣。蕭王曰：然遂退軍五里，屯布堅營。忽一陣風過，鄧禹進曰：此怪風也。今晚賊兵必來劫寨，吾等須謹備之。可令布起空營一所，四面埋伏軍兵。姚期馬武守東門，岑彭杜貌守西門，賈復臧宮守南門，馮異王霸守北門。再令祭遵邳彤寇恂朱祐等軍伏於兩傍接應。吳漢傅俊耿耳王常保護主公於後營內高燭明燈，讀觀兵畧。銅賊兵至，必望南進。臣與馬援伏於南山高阜處，探望待彼盡入。臣以火炮為號，四下伏兵齊起，使彼縱有撥天之手，不能出吾鐵束之圍。蕭王大喜，謂禹曰：先生誠有鬼神下可測之機，天地難可量之計。遂依其行，令眾將分兵各伏去。

訖却說銅馬聚集諸將議曰：今劉秀兵雄將勇，兼日鄧禹高謀，吾與累戰未克一勝。今又圍城，日夜攻擊，如之奈何？忽小軍報曰：劉秀退軍十里，布立營寨。大王可率兵破之。銅馬聞言大喜。至夜二更，點起大軍五萬，各破堅甲重盔，長鎗硬弩，上馬出城，悄聲寂步至其寨首，徑從南門而入。見蕭王坐於後營秉燭觀書，率兵急進。至中營，見無動靜。勒馬觀過，乃一空營。銅馬大驚欲退。山上鄧禹馬援望見賊兵俱入，急令擂鼓。砲响一聲，四門伏兵齊起。吳漢傅俊耿耳王常四將自內殺出，旗旛鼓震，地泣天愁。銅馬急望東走，被姚期馬武截住，回奔西出。杜貌岑彭當住，大喝一

聲兩軍混殺復欲南回被馮異王霸貫復臧宮等諸將一齊夾攻銅馬大敗乃高聲叫曰吾願歸降可休罷戰蕭王見賊叫順急令衆將休持銅賊卽奔下馬拜伏蕭王之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乞主公仁恩寬宥有蕭王大喜遂封首將爲列侯令合兵一處銅馬叩首謝恩而退却說馬武姚期等衆將議曰今銅馬雖服未可全憑其乃刼賊之身豈有忠心傾向恐其假順暫脫死危悉未能盡信銅馬等聞其所議甚愧流汗雖得封用亦不自安蕭王知意謂降者曰汝等休疑但可竭刀當先成就功業吾豈懷舊恨哉遂傳教令各歸營整點兵刃衆皆大喜而退至夜人靜蕭王

日乘守騎案行諸部聽得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惟赤心置人腹中安敢不效死乎山是皆服蕭王回帳至次日天曉悉以降者軍兵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餘南徇河內故關西號秀爲銅馬帝有詩爲証

蕭王推赤置人心 天下蒼生若望霖  
自是關中清鎮後 民歌擊壤頌克音

總評

歷觀帝王之興皆由豁達大度推誠待人彼始是項藉積疑剛愎安能成大事乎  
薦舉能封太守權



是日蕭王親領諸部將卒南入河內。忽人報曰：今有赤眉大賊樊崇等起軍十萬，攻擊長安，禍在旦夕。乞我王急發兵救蕭王。間言大驚。急謂鄧禹曰：赤眉兵勢極大，非智謀之十則難破敵。吾欲托公往伐，淨掃烟塵，救萬民之塗炭。蘇四洵之來，瞻公意若何？禹曰：臣但無張良之智，韓信之謀，敢不效死。而當先乎？蕭王大喜，遂拜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三萬，跟護鄧禹西入關。征復問禹曰：今河內境界雖然富實，奈其險要之地，吾徇河北，欲擇諸將禦守，而難有是人將何如？耶禹曰：我王勿慮。臣舉一將可保萬全。王曰：何將？禹曰：部將寇恂。文武兼備，有牧民禦眾之才。非

此子莫可使也。蕭王間言歎曰：公善識人。卽月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委公以河內，務當竭力匡護。廣給軍糧，益卒厲士，人馬防遏。○此故以威得其定為○共漢音相合他兵勿以怠慢北度。而巳恂曰：既食君祿，當盡臣忠。今王有所托，臣豈敢憚而亂哉？遂謝恩而出。再令馮異鎮守孟津，各分付訖。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分別各往。鄧禹既西，蕭王亦北，却說寇恂領蕭王之敕為河內太守，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疋，收租西百萬軍糧兵刃，各各齊整。雖使遠征近伐，未常乏絕。却說更始以赤眉之亂，使大司馬朱鮪及舞陰王李軼等屯兵

洛陽鮪謂衆曰。今問蕭王北擊而河內孤寡且河內之地。民富財殷。正乃興兵之所。吾等可急取之。使後蕭王復至。將上無糧不能征戰。吾等乘勝擊之。必然可破。衆皆大喜。遂令計賊將軍蘇茂并副將賈彊統領精兵三萬南渡鞏河。攻溫。寇恂知鮪犯界。卽勒兵馳出。令人告喻近連諸縣。發兵會於混下。合擊軍吏諫曰。今洛陽兵渡鞏河。前後不絕。宜待衆中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乃郡之藩屏。失溫則不輕守。正宜速進。何懼之哉。遂馳兵詣赴。忽人報曰。偏將軍馬異起軍來助。請太守出接。寇恂聞言。急出相迎。馮異曰。蕭王委君二人鎮守諸處。今聞賊兵犯界。吾恐負囑之。

言特來相助。將軍共清塵虜。不忤吾等英雄之名。寇恂大喜。二人攜手共入。令設宴侍席。畢卽起兵行。共食十萬有餘。及諸縣齊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令士卒鼓譟大呼。言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皆有惧怯之心。恂異二人分兵。鞏河兩處布陣。蘇茂賈彊出馬。謂恂曰。小將何名。早降免死。寇恂罵曰。豚犬賊子。不識河內寇恂將軍。故來犯界。三合斬汝。顯吾上將。蘇茂大怒。縱馬橫刀。直取二馬相交。約戰十合。蘇茂敗走。寇恂躍趕。賈彊截住。戰不兩合。被寇恂一刀砍于馬下。河上旗幟一舉。馮異急出。兩處伏兵夾同攻擊。呼聲海沸。殺震山崩。蘇茂敗走。馮異寇恂趕殺。追至

洛陽連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遂收軍入寨。安歇。謂異曰：「此賊雖破，奈李軼、朱鮪未除，將何如耶？」異曰：「李軼初與蕭王謀約，吾遣將遺書說服此人，則朱鮪不難矣。」遂掃書一緘，遣人送下。

書曰

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知天命，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問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

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莫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也哉！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發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汝豈不想初與蕭王首約而起乎？願早思之，無爲後悔。太漢偏將軍馮異書拜。

李軼覽書，讀罷，低首無語。自思原與蕭王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所立，吾與共陷伯升，故知長安已危，不能持立，欲待降秀，恐懷舊恨，心思反側，不能自安。乃長聲歎曰：

可恨當時與賊子同議而致今日噬臍無及乃修書令使回報不復與爭

書曰

軼本與蕭王首謀興漢勅服寇兵結榮枯之計誓生死之盟意契情孚所瞻相照軼當銘骨于衷致死相報則可何如亦、是、楚、楚、可、聽、是乎恨悞聽賊子之唆而傷失君臣之義誠羞愧亦、是、楚、楚、可、聽、沃悔亦何追軼故知長安頽息更始難支欲待肉袒負荆恐上心懷舊恨是以展轉之際不能以自安也今軼守洛陽公鎮孟津俱據机軸之要豈可背慝而相戕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立國

安兵息之願也漢舞陰王李軼謹書回奉

馮異接書看畢謂恂曰今李軼說服可乘銳進兵攻擊失  
鮪莫待衆心思散難破此賊恂曰公言是也遂起大軍南  
下河南城臯東十三縣及諸處屯聚軍卒聞漢兵至不  
自服降者十餘萬衆却說鮪將武勃知諸縣兵叛急將萬  
餘人馬下南攻擊人報馮異異知急引部將渡河救殺行  
至東臯兩軍相對武勃出馬謂曰吾討諸縣反賊與汝  
干今何率兵于是異曰河南諸縣盡屬吾掌汝尚詐言不  
省來投死乎言罷二將交馬約戰十合武勃敗走馮異  
恂亟兵追殺趕至士公亭下馮異大喝一聲斬武勃于馬

下衆將齊衝混戰斬首五千餘級殘兵敗卒悉拜順降馮

異收軍安寨頓歇却說李軼自與異通書後不復爭鋒故

異大顯威勝及斬武勃等將軼獨閉門不救鮪聞大怒令

人暗入帳下刺殺李軼由是城中離析多願降劉鮪自將

兵數萬攻掠平陰馮異寇恂引軍對陣朱鮪出馬馮異罵

曰背主反賊朝廷有何負汝故來犯境侵疆今日斬汝陣

前以絕漢家之患言訖激若雷怒躍馬提刀飛奔入陣二

人交敵戰無三合朱鮪大敗撥馬急走馮異寇恂率兵追

襲趕至洛陽環城之下衆將一齊攻擊征雲蔽日殺氣寇

大逃兵踐足戰士相衝賊兵大混朱鮪拚命撞出走入登

東而去餘兵將卒悉降拜伏於是寇恂馮異連破賊勝威

震鄰邦洛陽境而膽落神驚是日班師渡鞏唱凱歌還却

說蕭王與鄧禹於野王分別親引大軍五萬進擊河北忽

人報曰今有大彤青犢十萬餘賊聚屯射大擄財殺命擾

亂京城乞大王急往除之救拔生民之害蕭王聞言即發

兵進大彤青犢主帥陳堅聞蕭王兵至急引十萬賊出城

迎敵兩軍相對姚期等衆將一齊出馬對陣混殺戰至日

中賊兵不退蕭王見士卒皆饑謂衆將曰可飯再戰賈復

曰先破賊兵然後就食言訖奮勇當先賊兵見其勢勇各

散奔逃而去蕭王遂急收軍進擊北平却說尤來大鎰五

幡等賊正於城中歡宴忽聽蕭王兵至急引五萬人馬出城對陣姚期出馬謂曰吾主蕭王寬仁大度納諫如流汝等早降拜伏重加官職不使遺臭于萬世也今若不從則性命是亦難保矣衆賊聞言大罵妖人弼寇焉成大用躍馬橫刀直取姚期光武急催馬武岑彭等出陣助殺衆將齊衝混戰賊兵大敗回走衆將追殺大鎗撥馬復戰被岑彭一刀砍于馬下姚期赶上活捉五幡尤來撞陣出走吳漢急催耿弇景丹蓋延杜貌耿耳王常等一十三將四圍掩殺尤來欲奔西走吳漢躍上大喝一聲砍于馬下衆將混攬入陣斬首三萬餘級伏屍百里亂墮坡岡餘賊混散

逃入遼東西而去蕭王收軍入城宴勞衆將却說五校賊兵招集數萬人馬攻擊真定人報蕭王王曰若此之亂天下何能得服清正黎民賈復進曰我王休慮今大賊平定何患小哉臣願乞軍三千一人往服蕭王曰將軍累戰受苦未息一安今待吾差別將汝且暫停復曰爲人臣子當盡耿忠豈可畏難而苟安哉遂不聽所言上馬勒兵而去行至真定兩敵相迎五校首將出馬謂復曰汝何將士敢來衝突吾陣復曰四夫村寇還不知大漢護都賈將軍名姓故來討死賊兵聞說膽落神驚欲回退走賈復橫刀躍馬大喝一聲斬于馬下衆隨將卒忙伏馬前叫降賈復大

喜遂令合會班師三千軍出四萬兵回於是諸邦震恐賈復之名有詩為証

大將平蠻勢若波

旌旗雲擁照山河

烟塵掃蕩班師日

鳴鳳青天唱凱歌

賈復回至北平蕭王急出迎接挽手歸幕問曰將軍平賊若何賈復具言所事蕭王大喜謂曰將軍一舉即破天荒遂令大宴酌勞至次日天曉軍人報曰賈將軍傷發瘡疾甚在危篤請大王急將何治王大驚曰吾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親至帳下問疾見復甚篤蕭以垂淚言曰吾常懼將軍懷忿為此故也今日果

然復曰以死事君臣之當分何足為恨但臣未能繼嗣無可思宗今妻雖懷有孕未知成否若何倘或有嗣位我王念臣之意扶持教道終臣不孝之名則雖死而無憾矣蕭王聽言不覺慟聲謂曰將軍所失者為吾勦除賊寇恢復江山今秀恨不能以身代豈敢忘乎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是○言○誰○法○不○是○兒○女○子○法○是○真○語○是○語○不○是○誰○語○既若細君身孕生女耶吾子娶之生子耶吾女嫁之將軍且重保養而致身寧豈足憂於妻子乎哉言罷令復安養自出勒兵狗薊薊者縣名至城安歇却說賈復疾愈引軍急追蕭王至薊令卒報知蕭王蕭王忙出迎接邀入帳下坐叙二人甚悅至次日諸將進曰我王聖鑒今河北盡平百姓

俱服王可就此為帝以慰眾聖蕭王不聽再起軍行至范陽馬武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不能有益及為不美後悔無及我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帝位以議征伐今此無主而賊相亂擊之乎蕭王驚曰何將軍出是言也可斬首為示馬武曰諸將皆然非一人也蕭王使武出曉眾將俱畏不言是日蕭王引軍從薊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奪位宗廟悉被滅絕豪傑憤怒生人全炭王與伯升首起義兵推尊更始為帝而不能奉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群生危感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

并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並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何得累拒而苦乎蕭王又不聽言行至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蕭王曰寇賊未定四方尚敵何速欲正號位乎諸將進言不從且暫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上廢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既定天下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臣恐士大夫至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我王不可久自苦也若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願大王察臣愚衷



東漢漢書 卷四  
早蘇眾望蕭王見純奏言甚誠切當深復感之乃曰待吾將思行至于鄙召馮異問曰四方動靜若何異曰三王反畔更始必敗宗廟之優在於大王今宜速從眾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王曰吾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此意若何異聞言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此天速大王登位不可延遲蕭王聞言微微而哂馮異遂退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請進於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群臣因是復進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

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我王宜答天神以塞群望蕭王於是佳言命有司設壇塲於鄙南千秋亭五成陌軍卒得令笑喜不勝即往南郊築壇建起高亭四圍結綵中建御座以黃包綳褥鋪于金龍椅上前焚寶鼎後展繡房大畢至縣復命六月己未文武百官各整朝衣象笏先臨壇所立待早朝有詩為証

驄馬五更寒  
東華天未曉

披衣上繡鞍  
明月滿闌干

五夜禁寒扶帝王

却說馮異耿純姚期馬武等眾將各先肅候壇外待駕登

東漢演義評 卷四 四三  
敗是日蕭王車至，諸將扶上千秋亭。蕭王令列香案于前，親祝吉天。

祝曰、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誦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秀敢不敬承。

祝罷，眾將扶上寶位，鳴廬唱山平，文武揚塵拜舞，齊伏。

金塔聽宣，敕命改年為建武，大赦天下。眾將功臣各受封贈，帝令文武功臣各插金花於殿，侍宴眾臣聽罷，欣然即從。一齊戴上手捧金杯，跪于帝前，告曰：陛下新登寶位，臣等無可稱賀，敢獻野芹杯酒，以表君臣之義。願我王萬萬高壽，永撫黎民。帝大喜曰：朕居是位，俱賴卿等匡持而致今日之顯，言訖，即下位，令各侍於兩傍，有詩為証。

侍臣各顯廟廊材、

齊祝君王萬壽杯、

酒灑金波浮日月、

歌聲喜氣一時回、

殿前侍酒浮香醪、

高品傳官修善珍、

聖主御筵猶未飲、

便令頒賜及儒臣、

總評

帝王順天應人之日、正男子垂青書帛之時也、觴祝萬  
年、功成汗馬、濟濟英英、極一時之盛、不  
官威儀、後此者弗可及矣

